

藍皮小書

恩 定

伍季真女士譯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藍皮小書

王夫凡編

恩 定

法國傅愷著



伍季真女士譯

上 海

現 代 書 局

1——2000册

民國十八年七月廿日初版

職譯之部——1

每册實價大洋二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目 次

一 武士如何來訪老漁	1
二 恩定的來歷	10
三 恩定的復得	18
四 武士在林中的奇遇	24
五 武士在半島上的生活	33
六 講一段婚姻	39
七 新婚夜的巧遇	47
八 婚後的早晨	52
九 武士如何擄去少妻	60
十 城中生活	66
十一 百塔兒大的生辰日	72
十二 如何離去京城	80
十三 林司特盾的生活	85
十四 郡村	96
十五 往維也納城	105
十六 哈爾得百蘭後來所遇	113
十七 武士的夢	119
十八 哈爾得百蘭重娶	123
十九 哈爾得百蘭的埋葬	130

一 武士如何來訪老漁

大約一百年前，有一位忠厚的老漁人，在一個美麗的黃昏時候，坐在門口，整理魚網。他所住的鄉村的一部分，瞧上去是很舒適快樂，這一片地皮，很深進湖裏，我們可以說，彷彿這片地，因為愛這湖，所以深入；然而又好像，湖愛這地，四圍環抱着。湖光山色，奇花異草，彼此襯托着，格外好看幽靜。但是在這一方如此安樂的草地上，只有老漁獨家居住，簡直說，他絕對不盼望有人來訪候他。讀者一定

要知道，這片深入湖心的地皮的背後，有一塊極危險可怕的森林，很害旅客們的。這森林又黑，又陰，又無路可通，其中還藏了許多奇形怪狀的幽靈鬼物。故此沒有人敢冒險經過，就是有，也是迷路的人。這老漁隨時背着他從家裏選好的魚鮮，到一座近這森林的大城裏，經過那林中，總是沒有危險，安然過去，他爲人有神聖的思想，他走過這幽暗的路徑，他總是用清脆的聲音唱慣了歌。老漁坐在當門口，張開他的網子，他不信有怪，忽然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，好像聽得一種人馬的聲音，由遠到近，漸漸向他的小屋奔來；又好像，許多風雨之夜，所夢見理想的妖怪，一一都實現了；一個白衣服的人形，又大又可怕，他不絕的點頭，表示不祥之兆。他抬頭看到樹林裏，他想起這點頭人，差不多是被樹枝攀着的。他想明

了，神經安慰了許多，因為他自己細想，就是走在森林裏，也從沒有危險，何況住在這片深入湖中的地，向來沒有什麼妖魔的，因此他高聲反復朗誦了幾首聖詩，恢復了他的勇敢，自己也幾乎失笑，為何先前自己吃驚呢！這個垂頭人，看上去，也無他，不過是一灣日常看慣的流水，由森林流到湖中，他所聽得的聲音，也沒什麼神奇，來者實在是位勇裝的武士，從森林中騎馬衝出，直往這小屋而來，在他的緊身外面，披了一件朱紅金綉的外褂，頭上金冠帽飾的紅紫羽毛，閃閃的遙動，佩着一柄華麗的劍，肩帶也在那兒發光，他所騎的白馬，比着戰馬溫柔馴良，渠們經過油碧的綠茵上，一些兒沒有被馬蹄踏壞，老漁看來人既是如此的外表，雖然不能完全放心，但是想來沒有什麼危險，他就很忙的整理他的魚網，客人

將次走近的時候，老漁很恭敬的除了帽子，沒有說一句話，這位武士走到了，問老漁說，他和他的馬，能否在這兒暫住一宵，‘尊貴的先生？’老漁答道‘這方草地給你的馬歇息，是再沒有比這好的了，這許多的糧草，也足以給牠充飢了，至於你先生，請到我們小屋裏，我很願意，將我們的宿食供給你。’武士很高興，即刻下馬。得着老漁的幫助，韁鞍等類，一起解下，讓那馬在草地上遊散遊散。然後武士回頭對老漁道‘仁慈的漁夫，我極感謝你，若非你的高誼，未必能饒恕我的冒昧，因為我瞧見樹後有湖邊，上帝命令我，還得回馬經過那可怕的路徑，可是現在已經天晚了！’老漁道‘我們不必再多講了，’他就引導客人，進了小屋，近爐邊一星微火，放出淡淡的光，照滿了這間潔淨的房間。在那張大椅上，老漁的妻，正坐着，武士

進來的時候，她立起來，表示歡迎，依然坐下，一些也不招呼客人，老漁笑向武士道，‘尊貴的先生，請你不要動怒，她不會讓你最好的坐位，這是窮人的習慣，好坐位只給老人坐的’，‘丈夫啊’她說道‘你在那兒想些什麼？我們的客，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如何能有這種思想，年富力強的人，還要搶老人的座位，少年啊，我請你自己找一個坐位吧！’她說着回頭對武士道，‘那裏的椅子，足夠好的了，我請你用的時候，要留心，因為牠的腿，無有一隻沒有聲音’，武士極[⊗]小心的，搬了一個坐位，很恭謹的坐下來。這是實在的情形，這武士在這間小屋裏，好像是親屬一般，又彷彿是剛從海外回來的似的。這三位，漸漸談得很親近的樣子，關於這片森林的事，武士問了渠們幾句，老漁不肯驚嚇他，故此沒有擴大其辭，因為這個究竟不

是武士在夜晚所願意研究的。但是在渠們家裏，或是從前那些老人，隨便談說。渠們很留心聽武士講他經過的行程；他如何在多腦有他一座堡寨，并且他還是林司特盾的爵爺。談話談得很快樂的時候，武士好像聽得那扇小窗口那兒，有撲水的聲音，彷彿有人由外面澆水進來，每次水聲發作，老漁編織網子，顯出極不耐煩的樣子，但是到後來，一陣猛烈的水浪，從舊窗口滾進來，散佈了一屋的浪花泡，老漁立起來，很動怒的大聲嚷道‘恩定，不要如此的淘氣，和孩子們似的，今天因為我們這兒有位貴客，你更不該這樣無禮’，一切聲音都寂靜了，只微微的聽得一聲笑，老漁從窗口走回來，對武士道，‘先生請你原諒這種惡作劇，或者使貴客受驚，實在是沒有什麼危險，這不過是我們無知識的小女恩定，她已是將近十八

歲的女孩，還是如此的稚氣，但是她的心地却很好的，‘喂你不要說了；’老漁的妻喚道，‘賽特司你旅行回來，或是捉完魚回來的時候，她這種輕浮的舉動，很夠安慰你，你整日和她在一塊，沒有一句正言，越大她越不能幫理家事，她將要把我們害盡了，縱然是一位頂有耐心的人，到末後也未必能忍受下去。’‘是了是了’，老漁笑着答道，‘你和這女孩鬧意見，我却和這湖下不去，牠常常衝破我的堤，撕碎我的魚網，但是我愛牠。你也如此，愛這美的小鬼，因為這所有的痛苦麻煩，都是她送來的，這話對不對呢？’‘喂！’老漁的妻道，‘這是真的，我們不必和她動氣’，她笑着很歡喜的。忽然房門開了，一位絕色美麗的女郎，跳了進來，帶着快樂的笑容‘父親，你和我開玩笑嗎？我們的客人在那兒啊？’她嚷着，這時候她聽見武士，她

非常驚奇的注視着武士。在武士一方面呢，更是嘆賞她的絕色恣容，他斷定了她一霎時的驚愕，使她有如此神奇的魔力。一刻兒他以爲她或者要羞避開了，但是事實却并不如此，她全神灌注了，走到他面前，跪在他的膝前，玩弄他胸前懸掛的金質獎章，她輕輕的說道，‘尊貴的先生，你爲何末了到我們這窮屋來，你是不是漫遊了世界已經幾年，今天方才尋得這道路，那去處可是在這森林的外邊麼？可敬的武士。’這動怒的老婆，很生氣不容他回答的功夫，嚴厲的吩咐這小姑娘去做她的事，但是恩定毫不注意這老婆的話，走近哈爾得百蘭椅旁，坐上去，一面弄她的活計，‘我要在這兒做我的活’，她說道。老漁雖然瞧出恩定許多頑皮地方，但他總談別的事使恩定不致於受窘。‘我問了我們的上賓倒底是從那兒來

的，他至今還沒答復我呢，’恩定說。‘我是從森林來的’，武士回答了。‘你一定要告訴我，你怎麼樣來的，因為許多過客，都死在那兒，還有什麼驚奇危險的事是你遇着的。在那路徑，真是無人能幸免的’，她問着。現在哈爾得百蘭很戰慄的，憶起了，他一眼看到窗外，好像森林中所見的妖魔在那兒，但是這時已是深夜，如何能辨出人物呢，他鎮靜了自己，起首要講他的故事，正在預備，老漁插口道，‘武士先生，這時候不相宜講述這類的事。’恩定聽說，即刻從她坐位上，很生氣的跳了起來，壁直的站在老漁前面，用她小手指着道，‘父親，他不是要講他的故事？他將要不講了。但是我依然要他講，這是我所盼的事，他將要代替你說！’她在地板上，跳着嚷，她如此的暴燥，先前哈爾得百蘭，以為是種頑皮，現在加倍留心

察看，比初見時有意的溫存，還要利害，老漁也不同了，百般的忍耐，現在暴如烈火，他嚴責恩定的違抗命令，在生客面前，如此無禮，他的老妻也附着說。恩定一些也不管，‘如果你們檢着來罵我’，她嚷道‘阻止我所要的，我依然讓你們睡到你們沉舊漲氣的茅篷裏去吧！’她說完，像一根箭似的，從門口飛入沉沉的黑夜中去了。

二 恩定的來歷

她失蹤之後，哈爾得百蘭和老漁，從坐位上跳起走，追向這動怒的女孩，當他們還未走到門口的時候，恩定早已從黑暗中不見了，也聽不出一些腳步聲，她是從那一方走的。哈爾得百蘭對於他的居停，好像有些疑慮‘或者’，

他自己和自己研究‘這溫柔的所見，也許是一種可怕的影像，在森林裏，使渠們的魔術，來要我。’但是老漁，也在那兒自語‘這也不是第一次。她如此的對待我們，我們在這長夜裏，將要有痛苦的心弦，不眠的雙目，除非她獨自在黑暗裏，以至天亮，否則她要來加害我們的！’‘爲上帝的命令’，武士嚷道，‘讓我們即刻追蹤她去。’‘這又有什麼用呢？’老漁回答道，‘如果我許你在這黑夜裏尋訪她，那是我的罪過了，至於我呢，即使我知道她逃往那裏，我衰敗的筋骨，也不能追尋去了。’‘不然’，哈爾得百蘭道，‘讓我們叫着她，求她回來’，他很懇切的嚷着‘恩定，恩定回來’，老漁搖頭道，‘你不知道她的鬼怪呢。’可是他也禁不着喊道，‘恩定，恩定我求你回來，回來就此一次！’叫喚了許久，老漁自以爲毫無恩定的聲音足跡，他又恐

怕哈爾得百蘭獨自回去，他們只得一同回到小屋裏來。屋中的爐火，差不多完全熄滅了，老漁的妻，對於恩定的失蹤和危險一點也不在意，她已經安歇了。老漁鼓着勇氣，將餘灰復燃，加添了些新木柴，靠着那一線仁慈的火光，他尋出一樽酒，放在他和客人的面前，‘武士先生’，他說，‘我想你被這可惡的女孩擾得太利害了，我們不如暢飲過這長夜，勝比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，鬧得一宵失眠，你以為對不對？’哈爾得百蘭極端贊同，老漁讓着他坐了主婦的椅子，他們兩人又談又喝，好像一對忠厚長者。無論如何，總覺得窗前有什麼在那兒動閃似的，但是有時又沒有，兩人之中，總有一人要說‘她是來了！’在那時候，他們靜默一刻，等到看清了沒有，他們搖頭歎氣，重新再談。他們無一個不想恩定。恩定如何初次

來到這裏的故事，老漁極願講，武士也盼望知道，因此老漁講道，‘大概在十五年前，我有一天到城裏賣魚，經過這森林，我的妻，她在家裏，因為她的盼望，在那時，上帝賞給我們二老，一個很可愛的小孩，她是一個女孩，因為這新生兒，使我們腦海裏，要離開這美麗的家，到一處更好的地方，完成我們所希望的快樂。可憐的生命，先生你不知道，牠總是沒有自由，在這樣環境之下，但是上天的相助，各人總得盡他的力，因此這件事，或者來困擾我了。我既然進行，可是這一片地土，是我心愛的，然而想到城市的喧嘩吵鬧，我又為何要留連，因此即刻決意動身，不敢怨恨上帝，為的他賞賜了我們一個新生的小孩。我也不能說，以後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，或是往前進，或是向後退；在那個時候，我看到森林裏一點可怕